

金

史

四十九

金史一百十一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丞相修國史領

奉

修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頗自用所在
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
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
剌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旣乃交

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

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無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

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

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適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適祖欲號令其衆適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適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盩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

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湏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

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
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
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
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遷調焉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潛
擣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脩嵐州
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
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
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
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
官屬並不稟從乞朝廷嚴為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

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鵲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
無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
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
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
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
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嘗自誓以死報國今所
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
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
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閏三月石
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草心

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朮魯銀朮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專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刺都圖之蒲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安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

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全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

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
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止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
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
副統入城两手皆拆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
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
草數日奔

大元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
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
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
太守開西門

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投厠後井中全周自縊州厠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為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

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爲便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

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宮中牙牌報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初中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也重軍中條則行

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惟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弃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魯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

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

月攻愈急自王散救軍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賞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赦詔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爲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而訛可動爲